



国际观察

当“慕课”(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s)在全球发展风头正劲之时,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学府也在尝试一种更为精致的课程类型——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什么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它有哪些优势,“慕课”又会何去何从?为此,本版组织稿件带领读者一探究竟。

#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来袭”

康叶钦 李曼丽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学府正在尝试一种相对“慕课”更为精致的课程类型——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其中,“small”是指学生规模一般在几十人到几百人;“private”是指对学生设置限制性准入条件,达到要求的申请者才能被纳入进来。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仍然像“慕课”一样属于免费在线课程,全球学习者都可以申请。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的申请

## 哈佛大学“版权法”课程等 小试牛刀

哈佛大学在“在线教育平台”(edX,美国三大主流“慕课”平台之一)上设有哈佛在线课堂,它将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学生规模限制在500人,并对他们的课程活动做出明确规定。例如,2013年1月开设的“版权法”课程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保证8小时的学习和讨论时间,必须参与每周80分钟的在线研讨。课程结束后,他们像传统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一样要参加3小时的作业,教师将获得课程完成证书和一份书面评价。这门课程模仿传统的哈佛法学院课堂,将学生分成25人左右的小组,由助教安排时间,组织各组成员之间的讨论。

“美国国家安全”课程则要求学生课外观看视频,一周阅读约75页的文献,如期完成作业,参加由哈佛大学助教组织的各个主题的讨论,并参加在线学生的讨论以及哈佛大学校园学生的讨论。

## 多所名校小规模实践成功 后来者居上

一般认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阿曼多·福克斯(Armando Fox)最先提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概念,他采用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模式同时在伯克利校园和“在线教育平台”开设“软件工程”课程。校内外学生都需要在线上完成同样的任务,但校内学生要给真实的客户制作软件。

2013年春季,阿曼多教学团队将其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模式迁移至美国宾汉姆顿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科泉市)、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市)等4所大学。尽管在起步阶段,而且这些大学的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实验都遇到些困难,但一个学期的实验结束后,所有学生都表示愿意再次参加秋季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此外,圣何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地区邦克山社区学院也分别与“在线教育平台”合作,利用该平台课程视频材料,进行了“模拟电路”

## 报告

“慕课”将给英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带来机遇和风险,受冲击最严重的将是留学生教育市场,本科教育和招生、商业性职业培训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 日趋成熟的“慕课”

孙敏

近日,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发布了一篇题为《日趋成熟的“慕课”》——关于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及其他形式在线远程教育的文献综述的报告,并分析了“慕课”的历史背景、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报告旨在了解现阶段教育及社会各界对“慕课”等在线教育的认知和态度,并指出其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 关注热点: 良性商业模式在形成

教育信息技术领域专家、政府独立顾问斯蒂芬·哈嘉德,伦敦大学远程教育中心和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这两个行业知名机构的数位专家参与了报告的编写。报告对各方观点做了综述,其中既有乐观也有悲观,既有支持也有怀疑。在对“慕课”的建设性探讨中,商业模式和对在线学习成效的鉴定

过程因课程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版权法”课程要求申请者提交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等信息,并就申请原因和自己的课程规划提交一篇小论文。肯尼迪政治学院“美国国家安全”课程则要求学生提交有关美国政府应对叙利亚冲突话题的书面作业以及他们的学术证明。未申请成功的学习者可以以旁听生的身份注册学习在线课程。他们能够观看课程视频,学习指定的课程材料,做作业,参加在线讨论等。但是,他们不能接受教学团队的指导与互动,且在课程结束时不会被授予任何证书。

课程结束时,达到课程要求的学生将被授予哈佛在线课程(HarvardX)证书。

除了专门为在线学生设置的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哈佛大学还将“慕课”讲座视频及其在线评价功能引入大学实体课堂,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进行教学。例如,“美国国家安全”课程同时以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形式提供给哈佛大学校园内学生。其基本流程是:课前,教师把“慕课”视频材料当作家庭作业布置给学生,了解学生已经吸收了哪些知识,哪些还没有被吸收;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就疑难问题进行分组讨论,与学生一起处理作业或其他任务,深化或拓展知识的学习。总体上,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学生的需求,自由设置和调控课程的进度、节奏和评分系统。2013年秋,哈佛大学为设计学院研究生开设了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版的“建筑学假想”课程,并有望向更多人开放。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创建了一种混合教学环境,既融合了“慕课”的优点,又弥补了传统课程的不足。图片来源:美国赫芬顿报官网

## 链接

### 哈佛教授提议考量“慕课”伦理

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报道,58名教师近日联名写信呼吁哈佛大学创建一个新的教师委员会,以考量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创建并提供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实体——“在线教育平台”有关的伦理问题。该信提出,新的委员会应该完全出自艺术与科学学院。

“一些教师对于由‘在线教育平

台’和‘哈佛在线’(HarvardX,即哈佛课程设置)提供‘慕课’的潜力非常兴奋,但是另一些人则对该项目的成本和后果深切关注。”该信已经交由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迈克尔·史密斯签名,其他签名的还有该校图书馆馆长以及历史和非洲美国人研究、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社会学教授等。教师们希望成立委员会,从而为“在线教育平台”起

草“一套伦理和教育的原则”。

哈佛大学发言人表示,尊重教师的来信,但学校不打算建立此类教师委员会。“史密斯院长期望和艺术与科学学院所有成员继续正在进行的对话。自由讨论和激烈辩论是任何一所大学使命的核心。实际上,哈佛大学教师375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教学创新辩论,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下去。”(陈绍继)

##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混合教学优势凸显

美国大学实验显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创建了一种混合教学环境,既融合了“慕课”的优点,又弥补了传统课程的不足,具有4个方面的优势。具体而言,如下:

一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更加强调赋予学生完整、个性化、深度的学习体验,提高了课程完成率和学习质量。二是小规模限制

性在线课程重新定义了教师的作用,让教师更多地回归校园,更加便利地利用“慕课”资源进行具有更高价值的教学。三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对学生的评价更为严格,课程证书更具效力,既推动了大学对外品牌效应,也促进了大学教学改革,提高了大学教学质量。应该说,这也是哈佛大学等高校推行“慕课”

的动力。四是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模式成本较低,且能用来创收,从而更能保证在线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阿曼多提出“商家对商家(B2B)”的营销概念,即课程提供者可以通过为特定小部分用户创建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并授权给大学或公司来获取一些收益。事实上,伯克利分校正在这么做。

## 校园里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落地生根

2013年9月,哈佛大学等高校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实验开始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并引发激烈争论。在线教育学者伯纳德·布尔认为,“大规模‘慕课’平台”的几个大学合作伙伴,例如杜克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也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混合学习。2013年4月,斯坦福大学启动的名为“NovoEd”的在线教育平台,除提供“慕课”课程外,也提供斯坦福高管教育等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教育平台”总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纳特·阿加瓦尔则将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视为“慕课”的一个分支。

的确,哈佛大学等名校的上述举动很容易让人以为“慕课”已经过时,国内也有媒体发表“美国在抛弃‘慕课’,中国却趋之若鹜”的言论,但是,哈佛大学在线教育学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卢教授明确指出,哈佛不是在抛弃“慕课”。他将哈佛的课程比作俄罗斯套娃(一种玩具),认为既可以面向

全球巨量学习者(“慕课”),也可以提供给规模小些的学生(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甚至是数量更小的大学校园内学生。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的重要性在于在线学习已经跳出了复制课堂课程的阶段,正在努力创造一些更为灵活和有效的教学方式,它更像是“慕课”在大学校园落地生根、务实的做法,是大学应用教育技术的转移完成其使命的现实路径。(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 国际调查

“专业学习共同体”是国际上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概念,中国教师对这个概念认同度较高——

# 教师专业发展的中国烙印

李建忠 萨丽·托马斯

“在当今社会,不管教师职前培养的质量有多高,都不能期望教师已经具备了应对整个职业生涯中全部挑战的能力。因此,教育系统需要为教师提供继续专业发展(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机会,维持高标准教学,保持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加强和改进教师继续专业发展,不断提升教师质量,这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近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育学院合作实施的“改进中国教师发展与教育质量”研究项目得出以上结论。该项目在中国东、中、西地区的3个地级市对普通高中教师的继续专业发展进行了专项研究,1.7万多名高中教师参加了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国际口径,调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可比性。

调查显示,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教师更趋年轻化。中国50岁及以上教师所占比例为2.6%,反映出年轻教师不断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保持了新鲜活力。然而,欧美国家教师队伍年龄老化较为严重,欧盟21国50岁及以上教师平均占36%。同时,中国教师的学历层次普遍低于欧美国家,中国具有本科学历教师比例高于欧美国家,而具有硕士学历教师比例低于欧美国家。中国具有硕士学历的教师约占10%,而欧盟占到了30%左右。

从继续专业发展参加比例和参与强度两个指标上看,中国参加专业发展活动的教师比例达到94.7%,欧盟为89.5%。在参与强度上,中国教师在过去18个月中参加专业发展活动的平均天数为6.6天,而欧盟教师则达到16.4天,这表明教师专业发展覆盖面中国大于欧盟,但参与强度远低于欧盟。

研究发现,中国教师参加比例最高的是教研组活动,达到了87.6%,成为最普遍、最重要的教师继续专业发展活动形式。在其他活动类型上,中国的比例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学科进修与专题讨论会中国为77.5%,经合组织国家为81.2%,阅读专业书籍中国为73.8%,经合组织国家为77.7%。但课题与论文撰写活动,中国的比例为71.6%,高出经合组织国家一倍,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更注重教师研究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有国情特色的职称评定导向作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经合组织国家,学历提高都是所有活动中比例最低的,中国为45.2%,经合组织国家为24.5%,学历提高涉及教师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导致比例较低。

就专业发展活动而言,中国教师参加高中新课程改革培训比例最高,达到86.3%,高于学科专业知识与理解、教学策略与方法、班级管理等活动内容的比例,反映了教师专业发展与时配合国家高中新课程改革,将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专业发展活动重点方面,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例如对于提高理论知识水平,骨干教师认为是重点,而青年教师没有将其作为重点,说明青年教师的学历水平在提高,在职前教育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理论训练。同样,在课堂管理技巧方面,青年教师将其作为重点,而骨干教师没有将其作为重点,反映出青年教师在教学经验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丰富教学实践。

“专业学习共同体”是国际上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概念,中国教师对这个概念认同度较高。它是指具有包容性的一群人,共享价值观和学习愿景,相互信任、尊重和支持,共担学生学习的集体责任,开展反思性专业探究,共同探讨解决教学实践问题,从而整体提高教学质量。有83%的中国教师认同这个概念,有77%的教师认为中国学校存在着“专业学习共同体”这种形式,反映出理念上的趋同性。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教师继续专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提升教师学历水平,提高硕士学历教师比例,保证高学历、高素质教师进入教师队伍;增强参与强度,安排教师有更多时间参加专业发展培训,增加培训天数;关注弱势地区教师发展,向西部地区配置更多资源,缩小区域差距;活动安排上按教师类型对学习需求进行分类分层,增强针对性。

(作者李建忠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萨丽·托马斯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 快报

### 教师专业成长需国际舞台

近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教师进修分会发起人大暨基础教育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逸夫会议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局局长及主管当地教育交流工作的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教育部有关领导、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邵巍等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

在基础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与会领导及专家研讨了当前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实践和改革等问题,分享了开展教育国际交流工作的案例和经验,并介绍了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基础教育和教师进修情况。根据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广大教师迫切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发展自身业务。与会代表认为,为教师专业成长提供教育交流和培训服务,搭建教师进修分会这样的全国性教育交流平台,以提高全国教师队伍水平,成为当务之急。(靳颖)

人员直接管理,学习过程重视学习者的参与和贡献,以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的方式让所有学习者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这一类型首先出现在加拿大阿萨巴斯卡和曼尼托巴大学,在成型时间上早于中枢型。然而,现在的“慕课”平台,包括美国“在线教育平台”(edX)、课程时代(Coursera)和英国“未来学习”(FutureLearn)等则属于中枢型,这一类型相当于传统教育的网络版,与传统教育一样采用讲座、授课、讨论形式。其根本特点是内容提供方和技术提供方密切合作。

报告认为,“慕课”平台目前尚未最终定型,业内合作关系还不够稳定,主流平台经营模式还在调整,诸如对学习者的学习经历是否有认可价值之类的关键问题尚无定论。

## 前景展望:

离不开政府政策配合

几乎所有文章都认同,“慕课”